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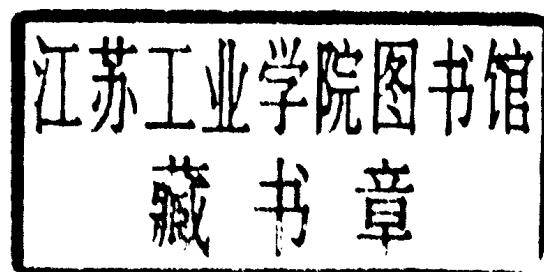
史紫忱著

文學人

附：我與三十年代

文
學
人

史紫忱著



雙子星叢書
星光出版社印行號
69

文學人

雙子星叢書：
69

著作者：史
發行者：林
出版者：星
經銷者：星

光 紫 紫
臺北市寧波西街一
郵政撥匯書報版

印刷者：中興印刷廠
電 話：三六一〇〇八九號
臺北市雅江街二六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六月十日出版

定價：50元

文學人目錄

序言

第一部 文學人的根柢

一、經驗・體驗・超驗.....	九
二、思想帶.....	一五
三、沒邏輯的空集合.....	二〇
四、方法・反方法.....	二五
五、漸變・蛻變・突變.....	三一

第一部 文學人的認識

- 一、中華「聖經」 三七
- 二、文學史觀 四六
- 三、成人文學與畸零文學 五一
- 四、「我」的提煉 六一
- 五、創作是什麼 六六

第二部 文學人的心態

- 一、文學禪 七一
- 二、覺群 八四
- 三、靈機 九七
- 四、化境 一〇三

目
錄

第四部 文學人的美律

一、文學美之根	一二三
二、有與無	一三三
三、「素以爲絢兮」	一三八
四、強制美學	一四五
五、美的自主	一五三
六、意識圈	一一六
五、閒情	一〇九

第五部 文學人的突破

一、文學銀行	一六一
二、野心家	一六七

三、滾邊主義.....	一七三
四、廣告世紀.....	一七八
五、文學與科學.....	一八四
六、詩之轉生.....	一九〇
七、民族性.....	二〇〇
八、兩個例案.....	二〇九

附錄：我與三十年代 二一九

一、胡品清：「紫枕詩集」之諸貌.....	二三一
二、「紫枕詩集」.....	二三六

序 言

文學生活在思想沸騰上面，文學死亡在機械冰點裏面。

文學的凸出表現在超驗中，文學的平庸手法在模式中。

「文學人」這本書，不是分析文學與人的關係，也不是談論文學與人學的糾集，更與人文主義或人文思想無涉。它是文學史、文學類型、文學技巧以外的一些獨特的文學綜合見解。它之所以從文學思想一直說到文學表現，把深幽的課題通俗化，希望它是文學人打通文學人的一把開山斧，也是非文學人度量文學人的一個標準尺。

「文學人」這個專詞，我試給它一個解釋：

序 言

——文學人是文學性能和人格精神熔匯的一種自然結體。

站在純中華學術立場談「文學人」，必須先從華學中確定「人」的意義：

人、天地之性。（說文） 頂天立地，萬物之靈。

人、仁也。（釋名） 人與仁通。仁有「生命核心」之義。

人、能弘道。（論語） 事物眞理，靠人闡發。

人、不易物，唯德其物。（尚書） 物是物，依人德而有貴賤。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孟子） 人應求諸己，要有自我。

文學人的細胞，涵泳了以上的「人」，他的作品表現，纔能文學與人混凝，於是：

——文學足爲人格的反映。

——人格足爲文學的光芒。

文學思想與人格品德合爲一體，便是正向的文學人。

在「天人合一」的中華哲學裏，人爲宇宙主宰。人不可以被物化，物應該被人

化。人化於物，則以心役物，正如「禮記」樂記所說：

「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必致喪天害理，倒行逆施。而物化於人，好像「詩經」所說：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海闊天空，各得其所。文學本身是自由的，不含物的因素；但它表達的主題和形式，成了典型之後，被人追求、信服、模仿，就有了籠絡性的物理作用。文學與人作類分時，文學是文學，人是人，人與文學間有自然距離。一旦文學與人黏和到一起成爲「文學人」時，則文學與人穿透，心物一氣。因此，從事文學工作者的文學人儘管很多，能達到心物合一的文學人的文學創作却很少。

文學嚴格的說，根本沒有任何理論可以原囿它。文學加進人的倫理，益發沒有方法解證它。本書的主觀見解，以管窺天。甚至有些見解，重複申述，加深其印象。唯一目的在爲中華文藝復興助陣，盼望當代中華文學人能孕育創時代的精力，擴大文學境界，雕出中華世紀的真面貌。

我在「三十年代」出版過的詩單行本，附錄本書之末，以供研究新詩史者參考，承蒙胡品清教授予以客觀評語。本書由李瑞騰弟細校，並此致謝。

史紫忱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五月
於陽明山中國文化學院

第一部 文學人的根基

一、經驗・體驗・超驗

「文學人」在辭面上是林林總總現代學術分工工作者的人型之一。

衆多型態的學人，多半具備了本位學問的經驗和體驗，就能在本位學問上有相當表現。例如當前最時興的經濟學，只要經濟學人滙通一些已有的經濟理論，依照現實經濟環境所需要的予以體驗成份，無疑地他便成為一個經濟學人。甚至用不着

體驗，單憑經驗攝合，同樣被人稱讚。

文學人的型態，別是一種範宇。他不是不可以只藉經驗去表達，也不是不可以只靠體驗去發掘，但如果那種經驗與體驗僅僅屬於照相式的直接反映，不免墮入史學人最原始的窠臼。文學人的生活結構，像活動在一個玻璃建造而能發生諧振的甬道裏，上下左右前後都有自己的影子之外，又同時能配合自己的思想運動，傳導文學人獨有的聲息。

從人際類型分類而來的「文學人」，並不爲了他的名實涵義過於生澀，特別使人感到新奇。究其實，文學人在人類文化學中，幾乎當沒有語言和文字之前，就隱含他們的因素。遠古時期，先民生存於茹毛飲血的穴居野處時際，最早或第一個領導大家有節奏、有情感作哇啦哇啦叫聲的人，便是文學人裏詩人的鼻祖。

假若我們肯把知識一詞向遠古上溯，讓知識的內界初生化；越古的文學人，就越知識份子。

再假若遠古的知識份子，爲文化推進的中堅力碼。由於文學人手中握着語言學

和文字學兩把鑰匙，所以，從遠古起，那些先知先覺者多半產生自文學人這一階層，或者那些先知先覺的靈感由文學激揚，至少那些先知先覺者的言行事蹟依靠文學人去光大。

人類行爲雛型，大都依賴經驗與體驗。比如游牧時代，經驗告訴人類，有河流的地方，便於游牧生涯。但河流會變遷，往往昔日水源充足，草木繁榮的處所，今日趕來，却荒涼滿目，沙塵飛天；因此，體驗又非常重要。

知識增加，文化進步，經驗和體驗一天比一天厚實。易言之，經驗和體驗是知識和文化的成因。打開知識網羅，剖斷文化橫面，它的線索、年輪，到處是經驗、體驗。而經驗、體驗畢竟屬於以先覺覺後覺的模型借鑑。每個民族的生長背景，附托於連續不斷的傳統；傳統的銜接點，却非單獨的經驗或體驗，乃是腦作業最精華的成果——超驗。

在學術的科學角度裏，文學人的三驗——經驗、體驗、超驗——當然也能够以哲學上經驗論、體驗論與超驗論加以分解，實際上文學哲學和純哲學的哲學理界，

有其通性，有其抵性。通性表示它們共有的呼吸，抵性則顯出它們各不相干的性格。爲了免於具有哲學常識的人對文學人的三驗發生誤解，我必須略加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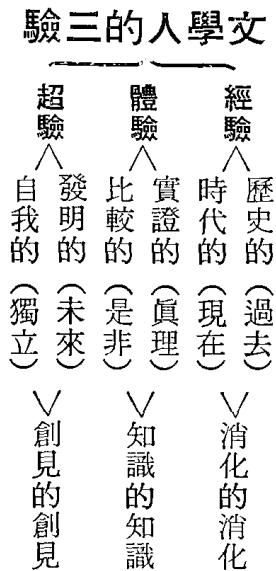
文學人的經驗，是指文學人廣泛的吸引已往的和現在的各種學問成果，使文學人具備一個網狀學問，用這個網去做捕捉工具。它是手段，不是目的。文學人在表現上，縱令只狹義的或詩歌、或散文、或小說、或戲劇的走單線，而他的經驗如果也是單線的話，絕對不會成功。因而網的面積大，它濃縮、過濾之後，收獲量是可觀的；單線僅足以在經驗巨流裏釣魚，希望當然渺小。

文學人的體驗，是把經驗積累，不論直接經驗，或者間接經驗，相當的予以證實與比較。是過經，不是終站。證實和比較工作，雖然大部份是舊經驗的調理，而舊經驗又大部份是新知識的來源。文學人的體驗與其他學人的體驗，有絕然不同之處。因爲文學人能用幻象、虛構等可有可無的意境，生動活潑的予以真況化，使這種意境成爲文學創作的要件。

文學人的超驗，是文學人由經驗與體驗提煉出來的文學花果。這些花果之所以

有歷史背景，是以前人的終站，做自己的起點，正是經驗與體驗的變化使然。而超驗的精神在乎獨立自主，反模式，反因襲，它必須是超歷史超自家面目的創新。體驗的意境已够海闊天空，但它仍有或多或少與人雷同的地方。超驗則如電光閃閃、雷聲隆隆，爆發的，突然的，別人不能捉摸，那種水到渠成的自得，連自己也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文學人的經驗，有機械率。文學人的體驗，有科學率。文學人的超驗，則是精神率。試列以下簡表：



我們的文學名著，像三國演義、水滸、西遊記，以及紅樓夢等，最吸引讀者的魔力，最使作品不朽的地方，不在經驗的提煉，不在體驗的誇張，而在超驗的表達。